性本善

文主編輯 黃鳳

六二：何處不相逢太空路窄

「蜜月旅行」訂在三天後動身，黛安娜親筆寫的日程是：台北——火奴魯魯——洛杉磯——紐約——華盛頓——倫敦——巴黎參加大革命二百週年大遊行和三天慶祝舞會、謁拿破崙皇帝墓（以上航空）；自巴黎乘國際列車到瑞士日內瓦湖等地，小住一星期，遊羅馬、乘船至科西嘉島，遊拿破崙故鄉，返威尼斯住二日，乘船返法國，小住蒙城蒙特卡羅三日夜，東飛波蘭華沙，飛莫斯科遊三日，直飛日本東京，住箱根區……。

「這是環球全球呀，達鈴，只怕這電腦司機票，台北辦不到吧？須由香港同國泰代辦吧？」——「我打過電話給台北國泰啦，一切他們代辦，其中只有洛杉磯過新大陸去東岸，乘美國公司飛機；大西洋乘歐洲飛機；台北答應十八個月——一年半期限……。」

「通通計美金？」——「那還用說？」兩個大笑，抱吻了三分鐘。

每個地區氣候不同，必須携帶兩隻中型皮箱——一隻裝載兩人的冬衣，一隻裝春夏裝及日用雜物。其中只有瑞士、和蘇聯，用到秋冬衣物。現在六月動身，美、歐皆在七月十四前。巴黎的七月正熱，只有俄國一處用冬大衣——「這樣，那就決定到莫斯科有必要時，兩人在那裡買皮大衣。」

「那麼只中箱一件，小提箱包三件，輕便！余家到台北中正機場送行，兩人着明已是夏威夷的淺色夏裝——陳其禮有本家是火奴魯魯的華裔家庭，傑克唐，爲他們訂了向海的「蜜月大飯店」。飛上高空只十分鐘，已在太平洋上，機場上給香港家裡通了電話。

「長途呀，十多小時，夏威夷在子午線以東呢！」陳其禮在開了下午茶點後，叫黛安娜去洗了手——「時間每五小時，須撥一次鐘錶，現在雖是台北的下午，但向東飛……。你累了，必須小睡。方才報告，小食後三小時開正餐。」

她斜斜地躺下了，他補讀台灣今天的報紙，讓她熟睡。空姐傳送第二次熱毛巾時，那個亭亭玉立的淺藍制服的空姐，在陳其禮仰頸接手巾時，兩個四目相視：

「先生，眞巧，又遇見你了！上個月您不是由香港飛莫谷麼？」——「記得記得，您不是密斯素麗王麼？記得，我說你似港姐！」——「噓！不要大聲說話！」她嬌然一扭細腰，向後一排走過去了。陳其禮見黛安娜深深熟睡，他想起了兩人初飛莫谷在旅遊團時，留意了這個也像港姐但幼嫩的空姐素麗王。

六二：點過日子

師姐容曰：「七哥，最先進感應銀粉，無往而不利喲！」

阿七曰：「然，但圓光術奇妙，眞係好值得學習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不反對你學圓光術，不過覺得未必要戒色。」

阿七曰：「阿容，你忍下好不好？一百日而已，我忍得嘿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要我忍，我會忍。」

阿七曰：「咁就一言爲定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話我會忍，七哥，唔忍得又點呢？」

阿七曰：「點會呀，你一定可以忍，有我之時，你又點過日子呢？」

阿七曰：「有道，我係話了戒，不過今次爲了學法術，又要再戒，你無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？我有也嘅。」

阿七曰：「點你語氣，唔多喜歡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七哥，係學法術做也？」

阿七曰：「對我哋有助冇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哋有係了戒。